補續全蜀秇文志

補續全蜀秘文志卷之

黄岡杜應芳　裁
景陵胡承詔　訂

外紀三

啓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成都西川之民爭走入城所居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節度使盧耽遣彭州刺史吳行魯共脩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抵城下合梯

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鐶挽之使近援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頃之與戰又奪其昇仙橋是夕蠻自焚攻具遁去後知成都有備自是不復犯矣蜀鑑

寶應四年以趙彦吶為西川制置副使知興元府端平元年為四川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端平二年元人自鳳州入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知沔州事高稼言于彦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蜀事去矣彦吶曰此吾

志也至蜀口擬帳前總管程彥威以軍護鴻後彥威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聞之往救遂敗其圍三年元人又衝大安軍彥吶不從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吶不從友聞遂渡江逆戰竟及于難出宋史

宋乾德三年人全師雄據彭州稱興蜀大王雅州兵應之太平興國九年七月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淳熙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長二寸景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角茲謂賢士不足也雅志

漢時白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漢縣笮都大武帝天漢四年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順帝永和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今地四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內屬後旄牛夷叛攻關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破之雅志

漢時六詔兵將不能相君長入唐漸强盛天寶中異牟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幷力侵黎雅叩邛崍關懿宗咸通十四年南詔復寇蜀嶲黎州入邛州成都大震僖宗乾符元年刼掠嶲雅閒破黎州入邛崍

關掠成都西川節度使高駢遂至大渡河奪鎧馬甚
衆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南詔遁還後至遣使許婚
宋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
河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吐蕃入掠黎雅十三年陷茂州
界吞扶文遂侵黎州宋自黔黎以西至沿瀘夷徼皆
文折而東南至威茂黎雅備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
剛夷惡獠殆千萬種自治平之末訖於靖康大抵皆
通互市奉職貢雖時有剽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為深
患云宋黎雅州土丁集沿邊農人火用為之蓋雄邊

子弟之遵法籍並行陣軍伍但以甲總領之雅志

元豐中郡牧判官郭茂閒言臣聞頃歲以茶市馬若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非番部所欲且茶馬二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番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師師討焉蒙臨行辭

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諸家白鶴之孤子未有名官字
姑將行如破賊立功其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歷薄
倅也家誥之仲翔願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
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
不展拜而心嘗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
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
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
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
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

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録及細微薄霑功効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為圖之幸照其款誠而覺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于李將軍召為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後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為虜蠻夷利漢財物

其沒落者皆過吾耗令其家贖之保安既至姚州適
值軍沒遂留未返而仲翔于蠻中間關致書于保安
曰永固無恙頃入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
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
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
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于蘇武宮中射鴈寧期
于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滂沱
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
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于舊國望松檟于先塋忽忽

發狂腷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慼
吾與永固雖未披欸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
儀不離夢寐昨家桂胡承問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
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于
戎行非僕遲遲于鄉曲也足下即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久而身名並全何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
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
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
徵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須足下早附白書

報吾倘又宜以將到得贖資還使者覓得歸鄉死骨更
肉惟望足下其今日之事請不辭勞君若倘終已去
廟堂難可諮啓伏覓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縲紲
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
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
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之竪死則蠻夷之鬼
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
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
二百匹因往巂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

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會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子哭異而訪之妻曰妾遂州方義尉吳保安妻以夫友沒蕃丐而往贖因往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且前至驛當候夫人

濟其所乏既至嶲州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還
安居既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
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
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
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
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
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吾取其絹令纔中通
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
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

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
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
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
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
井之人豈待報邪欲吳生分義故爾人成事耳公有
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
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
蠻口團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
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

小常所鍾愛今為此女受公一言亦已耳因辭其九人
而保安亦為妾居厚遇之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
親十五年矣郤至京以功授蔚州録事參軍則迎歲
到官而歲又以優授代州户曹參軍秩滿內憂歸畢
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
親沒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
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
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
哀因製衰絰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

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皆其次第恐差錯有失也）時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俄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

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鍱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吳保安傳絡

居續亂雲南河海人正德中知盧山縣縣境與大金六
番土官高繼恩楊世仁地相接二氏凶暴寧下害及
盧山縣縣民旅相攜孥以帕緊稠秋無敢動者土軍
種縣田類粒人天全而縣民爲納稅鸞爲不平乃教
縣民學弓矢民番寃怨入有壯貪勇擒高氏川等豪僕
係縣獄尚氏聚衆劫獄鸞人其子追捕其子死焉彼
此交惡糾合高楊合并攻盧山赤地百里雞犬皆空
奏聞於　朝命巡撫專將軍胄王征之未下有司以間
謀誅之先期楊氏擒送高繼恩送按察司獄歐後高氏

掄楊世仁亦從按察司獄皆伏誅焉自是宦官不敢犯廬山皆居鎮爲之先也 山雅州志

晉宋以還郎中不歷員外謂之士山頭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亮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士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惟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天中集

名山之昔慧大師本嶺表來流寓蒙山按碑西漢僧理真俗姓吳氏脩活民之行種茶蒙頂後化石爲像

其徒奉之號甘露大師水旱疾疫禱必應宋淳熙十
三年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德及民孝宗封甘露普
慧妙濟大師遂有智炬院歲四月二十四日以隱化
日咸集寺爲香宋元各有碑記以茶利由之興焉夫
蒙茶西漢前其名未見民未始利之也浮屠自東漢
入中國初猶禁民不得學竇如傷記稱西漢吳姓則
華人也時安得華人爲僧乎考之張大用記本圖經
稱後漢有高僧携茶種蒙山茶爲天下利益然復爲
挨茶花石其徒復以塑像爲坐奉之又稱梓童神君

附會碑記正其為後漢人名理直其西漢之稱豈欲古
其人大用之記豈欲神其跡耶乖卷雅州志
宋淳化三年五月名山大風雨盜邃山圯壅江水逆
流入民田壞稼不知盜邃為今何山牛異山忽震裂人驚駭欲
死見一石龍在中貼崖上不能去其對崖上有鱗甲
印跡會是山一禪僧即嘯聚為盜至萬人竟不能擒
後隱身他郡名人有見之者出雅州志
晉桓溫伐蜀參軍戰沒衆懼欲退鼓吏乃誤鳴進鼓
蜀衆大潰李勢遂降

蜀漢後主嗣諱禪見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於人蜀果亡

蜀孟昶末年婦女競爲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於宋至今蜀中效之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

詔獄欲寘之死上獨施之得出方在獄時穿相舉軾
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
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
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
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
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扎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
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
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
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卞用事

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乃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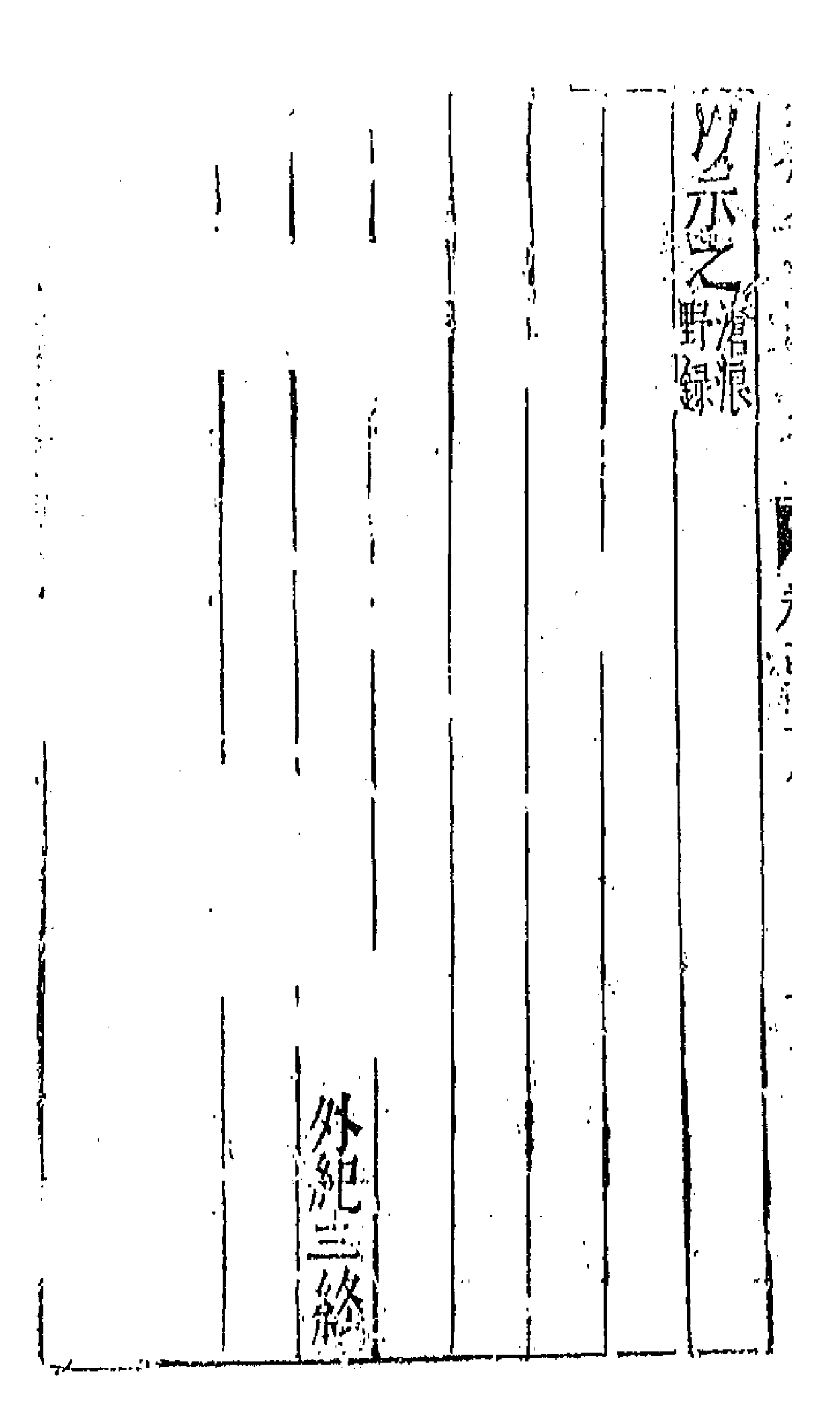
冷齋夜話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者被顧問者多致失

措有王過者蜀人王嚴[illegible]問李融字若川謂
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
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寮院

緬脩坦齋筆衡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
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
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
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
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惟指口



以示之（滄浪野錄）

外紀三終

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之四十九

黄岡杜應芳
景陵胡承詔 輯訂

志餘

外紀四

范禹偁彭州九隴人也父處衙吏禹偁以拓落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諱格有道士謂之曰子骨法異當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

令日故園復作花雖老齊知祥以為濮陽令名大備
太子秘嗣位累遷翰林學士凡三知貢舉後從昶歸
朝授鴻臚卿歷代小史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
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東坡云蜀閩老蚌生明珠大者老死生於苑被蓊孝
出也卯生坡號卯君生子名虎兒故云云
楊大尚書有戀笑妻兒也欲徐來從節度使代妻貧
兒云有待將孫孫婚嫁可既奢游蜀去來又寒食寄

詩云纔過旗如火行隨馬蹴妓如花坐繞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　韻語陽秋

唐末蜀中有唐求放曠疎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將稿撚成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茲瓢不沉没得之者得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今合州渠河口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　古今詩話

咸遂李坰淳熙中以忠州別駕歸隱白茅山中于賭

錢塘何槃號養齋吟詠自適齋銘曰前山特秀入我牕戶朝來爽致起我幽趣望天宇之遼明何迷途之

獨悟桂順彩日為蝶為周兩忘之矣卿梁扇以自障豈西塵之能汚行歌山中採其薇矣雲外飛鴻悠然來去而亡人何慕哉山居錄

張延賞妻苗氏有精鑒特選京兆韋皋為婿皋不拘小節延賞悔之漸見輕怠皋遂辭東游妻贈物七馱皋每之一驛則附一馱以還行經七驛所還都盡延賞莫之測後持節西川代延賞苗曰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同姓名者何限來早方知不誤皋鎮蜀與客宴郡西亭方就食忽暴風雨驟蜺有空中首於筵吸其

酒且盡若似驢鳴之逐罷宴登盧順在坐白曰祥符也虹蜺天使降於邪則災降於正則祥公正人也後旬餘拜中書令

宋朱保衡營丘人咸平中爲東鄉主簿王均反其黨寇東鄉縣令棄城走保衡堅守城陷遇害子咸熙年十三被獲闕官軍至開州變姓名奔之見主帥曰某東鄉主簿子也不幸父死於賊老母在青州乞帶出境帥憐之俾騎以從事閒授濠州定遠主簿蘇舜欽誌保衡墓嘆其忠節且寄咸熙幼弱而能避難云

趙抃爲益州轉運使再知成都簿城小邑行部無不至常入雅訪隱士王潛 雅州志

文同梓潼人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常入雅爲王潛書濯纓亭黃庭堅常訪張閣於雅 雅志

刑部侍郎胡公諱子韶字伯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 高廟重之華除留爲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二日受戮 四川嘉定州榮縣人

岳池縣教諭程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

太和四年尚書劉遵古節度東蜀先見蜀人有富蓄群書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篇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漬壞書籠盡舍歷數日水勢始平劉之圖書樞玩盡爲暴水濕汙劉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後數日于郡署中得周易義一軸筆勢奇妙字體稍古蓋非近代書也卷末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此易號十二三歲至五十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閱其題嘆且久召賓掾視之所謂歲至五十八八千

曰者太和守也自上元至太和凡更綿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德裕何人耳 太平廣記

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游青城詣老人村坐壞其竹床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孝先因師事之名聞天下

趙逵生於南渡之後性聰明身矮面麻尚質朴好讀書年八歲隨父官內江徙之資中盤石縣北街居住夏月夜凉常遊街吹笛爲戲是年時疫盛行一日逵

吹笛至北街茶肆老嫗與蓮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見吹笛過各迴避自後疫疾止人疑即五瘟使者又一秀士貌類炳靈公入茶店囑老婦云趙蓮有濟貧之心必獲善果言訖忽不見後日蓮到店老婦具述此言蓮聞徑赴廟謝夢中云來年轉對大廷必避大下三年後當入相後爲嶽府尚書 右出炳靈記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

下納源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落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死長沙死于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郡服謫散獨呂從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饒氏私誌

天彭天台禪院初致仕將軍彦鉉所創也僧行燈學之別支安忠謙男守能與宜安聯句以紀其將守範日偶到天台寺因逢楊外僧忘我推官楊尚夫日誌

機同一祖出諸雖異於前懷遠寧周述古德玄意
遠外依虛景溪前肩外甥官舉仁摩日片時松影下
聯續百千燈遂請大師義西入分書于冊置且有貧
子乞食于院見面局蹙讀之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
有尾無初後五年有額偵碑不如尾句者乎院僧驅
逐貧子曳杖四顧曰此後生不遠千里即欲到來人
以為狂果五年誅思謙守範伏法崑大暴卒此則首
額偵碑之義也行燈歸寂住持僧適有典元歸則是
不遠千里之義也貧子之言無謬焉

楊咢夫成都人嘗遊青城過阜江溺而又出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鹽裹人旋失老人所在因作詩紀之曰青城山峭江水寒欲渡當時值急湍一棹狂風飄遠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扶弱杖倉皇處命在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思無以報令人羞說雀啣環至成都與知巳言竟莫曉鹽裹之義後判鹽鐵院感疾暴亡以鹽裹其屍歸 野人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曰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二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

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illegible]王詔議事二使以上廐馬載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俱集王曰上晏駕上都其欲竊神器偽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近密以處之衆無語公黙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蠟為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偽使者殺之梵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翰林院侍講葉桂章為上時妻彭氏取絲繭黄白混入盆中忽成徽赤色異之乃易以水獨用純白繭取

之綵色愈鮮赤白相間不紊如文錦人〇已卜葉桂章之兆〔出雅志〕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鬭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酉陽雜俎〕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

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岸之椒不解因為父
鄉咲曰椒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曉鏡集飛禽耳又蜀
人工於刺繡分明如畫或言以髮則色鮮成式問奴輩
言但用好墨而已 同上

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
定雙輪水磑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
常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隨措常留寸許度竹
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
色如金安麥積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酉陽雜俎

則天朝大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涪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不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悉流嶺南又獲免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析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

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無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

親人嘗指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
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産亦當蕩盡否
以也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
誠如所言也朝士嘲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
以懷姙過月方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
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
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
官所問正决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
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姙殆虵妖也然不見蟲盡

則不能爲害謝不亦有薄術可為吾償以藥下驗之
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
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其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泰治紀聞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
開大藥市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于是
有于廛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
從廛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
大迹既回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術幾以仁經

惠天下嘗即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
給藥治疾若右曰輔正 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湯內
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迺求索其方書上之于是成
都守臣監司奏命相與詢考其狀乃始得俱修壽丹家
蓋世世惟行湯者皆藏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
既據方脩治得其全即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
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若煩有司也由是殿
中省群醫師驗其方則王氏所傳濟方中之保靈丹方
爾當是時尤予行道頒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

南來用是藥當救荷人非胡蔓草毒所得不死蓋不可

不書（峨嵋山荒談）

與元民有得偶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矣姿首艮

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

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

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

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巷

民求爲妾不可曰此女當歸於貴人然是女償及貴

游好事者踵門盍一覩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

錢久之有共道判者來成都一見心許要其父必欲
得之與道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畢其置酒與客
飲使女子歌侑酒夜半客襲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
驚道人呼其父母則道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
卒不獲時張子公尹劉云 清尊錄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
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
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象求者好怪嘗藏
俗俏衣深衣而躡朝靴組緣用從目為活卦影 揮麈錄

偽蜀廣政甲子歲蜀王令黄居寀往葛仙山脩蓋仙山化田至彭州棲眞南軒書水石一堵自木至四而畢敘而復奴者也居寀筌之子也其藝不讓于父後歸朝授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爲翰長閣尚書殺殊禮相待今放棲眞南軒尚不知在何所烏啄水石名筆哉畫狀 以下附劉秀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淫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遭害焉

及孟氏亡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甞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鐵圍山叢談

士宦高歎女嫁爲副招討楊世信妻生三子先是楊

世仁謀擒高繼恩恩恐其妻知聚謀於道院數月不歸妻覘知之乃以鐵鎖係其二子使人謂其夫曰你殺我父我殺你子也仁不敢動高氏之祀賴以存此亦夷女之知勇兼烈也古之於古殉紀季姬事有難者宜特紀之出雅州志

外紀四卷終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之五十

黄岡杜應芳 裁

景陵胡承詔 訂

志餘

外紀五

上元人鄭大清元遊於廬山龍虎山卒人以爲神洪武初祠之楨槻柰松續水經引古蜀志知爲君伯奇也出雅州志

漢扶嘉生一女幽居一日遊於溪畔恍惚有娠年余

産一物無手足眼目形像嘉怒劈爲九段投之溪中須臾化爲九龍嘉異之示雲安人不得于溪中取魚嘉臨終有記云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没後其女示以井脉處所掘開遂得鹽井時民共立嘉爲井主至今爲雲安井神封爲昭利廣濟王又封九龍爲龍王今爲九井之神同上

杭州郎仁寶瑛所著七脩類稿載餘姚楊安世撫論天下山川之奇云平生所見峰巒岩洞無出於四川雅州去州數十里石壁一帶上有筆峰長短數千下

有深岩懸石數百皆五彩錦川文石青白紅紫燦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爲之恍惚也州守從宇州判俊粮嘗刻唐人詩神天餘彩石縮地入青山之句於岩壁邂逅予于邛州出郡子之書以示予因志之出郡志

老人村在灌縣西七十里岷江之南青城山之西北中有平阜一餘如秦人之桃源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云謂潛夫張不群因入山採藥洩何不返見一老叟致敬而問之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范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黨居此爲終焉之計蘇子瞻

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
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盤如龍蛇飲其水故壽圖經
云即老澤也又按東坡西志云青城老澤東坡集中
所載不食鹽醯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
處獨許鄉姚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
勢漸晚鳴猿悲境界淒惻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
掃後挾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
皆桂也幾二更方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
欣然延入布草席而坐客訝曰中夜為不速之客危

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飡明當償值矣翁曰幸不糲食見鄙敢論值乎少頃設麥飯一缽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杌指客坐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然一物如小兒狀寘于前衆莫敢下著獨壽卿擘食及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覬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爭相延饌曰茲地無租稅吾斸山爲隴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出山凡在彼所見百

人其次者亦厖白髮复黑兒齒近歲道漸遠漸能致五味而壽亦衰今屬滋茂鄉 灌縣志

蠶叢風穴山旁有風穴間有氣出須臾風起號怒如雷

敘州小溪山四時常雨霖霪不止俗呼為大漏天小漏天

大隋者成都古天彭之西嶺名剎昔神照天師演大宗乘燒蛇于此旁有一宿蛇纏錫不就薪師日做這個形骸猶不肯捨乃于七佛塔後卓錫為井井上立

廟名白龍君國朝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六月二十井水忽自湧出須臾大至棲殿震動僧方擊鼓號鐘以警有衆見其勢不可遏遂攀岩緣木奔騰四走及回視之前後棲殿周環廊宇悉皆陷沒惟濁廁在山側不預災焉

由洮陽遡邈牟溪而行百里溪益遠而山益峻及其源窮山峙地境幽絕人跡罕到邑士王迪等世居之一日有僧至其地乞食食訖假寐于磨已鼾齁有聲王出見龍蟠踞訝之既而求一架裟地及展衣覆其

廬冢工匠爲巨室遂陷爲池水漲入池聞有鳥啼而去之將以接骨方遺王氏至今成都禱雨則必命王氏至淵乞水則雨隨至名其池曰滋茂

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艷麗當時亦無有識之者白樂天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水隔無人識唯有南賓太守知士抱道懷奇迎光鋤采于山林皐壤間如此花多矣 韻語陽秋

鈞魚城下十五里溫湯寺山如翔鳳泉出山中氣勃勃流爲浴池又從池繞出殿前爲大池廷迴而折水

清煖可掬有魚悉色游泳池中又右流入前浴池池三
四皆甃砌石又從池縫出下流入江亦一勝境也陳
督學玉叔行部合州因遊焉有遊溫泉詩懷社中諸
子詩 河上楮談
集真洞在開縣北十里嘉靖五年掘出一碑記云內
有石臼丹竈如新爲真人所居故謂之集真洞傳
聞泝入遊者夜嘗見人在彼河內沐浴有應聲俄
而遁入水中去疑其爲洞仙也 開縣志
老龍洞在開縣西北八十里洞門方廣五尺深不可

洞以火燭之行三里許有水泄極深凡遇旱禱而取雨相傳宋時旱有祈雨者入洞中取水忽迷路遂前行三十里見一大宅院有一老嫗縣米斧稀斜有犬數百五色斑爛各自為隊或躍或舞或偃或臥堂門廡金碧輝煌老嫗問曰汝來何為其人據實以對嫗賜飯食之且喜老嫗嘗以身進請懇為祈大所嘗乃曰此不宜久居我授汝一竹杖持此可知前路至洞口置之慎勿持去亦勿回顧又以白米一升貽之其人回至洞口行石坎回視竹杖乃龍也頭角崢

喋牙爪奮躍吞噬至家視其米皆碎冊其人年八十有
卒州縣志
潼川射洪縣有飛石巖巖斗絕峭壁直數千仞下瞰
江流鑿石徑以通行道有巫山士人嘗以關節豫購
試目自謂得雋猶掇之耳比赴省試涉而過巖下忽
飛石自空墜中士人立斃而[illegible]從者駭散棄不
收餓兩同岸某亦應試過彼攜酒而飲之殯于旁寺廡
下心念行且返吾爲歸爾骨夜夢士人來告曰某不
幸以賄賣進致天譴幸君收遺骸願來試日助君得

傳爲誦是秋其人果與徐禎遂送士人之櫬于故丘因號飛石巖而鐫石爲士人中石像馬像示戒行者像至今存潘士藻闇然堂類纂

周末殺萇弘于蜀血碧色入地化爲碧至數里內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蜀有蠶女父被掠切誓曰得父者以女妻之馬驚躍而去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非獸類乃殺馬懸皮于庭皮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桑上女化爲蠶食桑吐絲蜀人創廟塑女爲像謂之馬頭娘以祈蠶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臟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酉陽雜俎

成都左綿龍州之域建剎也工匠告完而剎名未舉闍梨進令畫十佛請是日忽聞雁陣鳴令縮檀引領仰觀雁行乃成雁爲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欲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具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

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網細

邛縣何武墓側有尹姓者犯其墓輒死正德丁丑正月尹喜竊其磚石事發繫成獄三月火焚其居二十九者死是日其中堂墻土突出如房高二尺尚是觀之正人君子百世之後精靈尚如是良可畏夫

成都西金容坊有石二株舊曰石笋前秦遺址諸葛孔明掘之有篆字曰蠶叢起國之碑以二石柱掛纍中逝以鐵一南一北無所偏倚又五字濁歜燭蠲盪時人莫曉後范長生識曰玄亭嵗濁字可託主水災

寅卯歲歛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爛字可記主火災

辰戌丑未歲𤒻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𤒻可記主豐

稔後以年事推驗悉皆符驗（見萬花谷）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

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

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頗施蕩蕩之恩仍

有太平興國之號（茅亭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饒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

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

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令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客話

成都漆工支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千人傳呼聲若煩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攫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于一室內設食遺衣被淚親就與語復具酒殽曰我家惟有老母君若不能携妻去可且留之待到官來迎亦可與思之良久謝曰丈人既以心托我妻本出官人能歌好獻多放蕩幸丈人拘束之妻與其言泣而別與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送書者啓視之則妻書也大畧言妾本歌妓幼入宮禁清歌妙舞今君棄我妾已歸翁子以年矣與覺書不勝怒憤挑官至泗水本欲見翁及其妻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與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迺取

尸祭別筵之而去 太平廣記

蜀中有梁遂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不法俱卒數年有金堂小吏奚澄遊賞因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哭然見二公色甚慘吏驚惕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停立梁曰過我家見我子孫傳我言無爲不善我在冥司徒有悔心耳周獨悵然無語吏曰公何以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幸爲我呵護棋牧宜感無極奚言訖黑風蓬蓬而來遂不見 綠雪亭瑣言

迎龍觀在開縣東一里神仙山頂舊傳觀中道士每歲一人登仙入道以先後爲序居期觀中預爲設醮拜章沐浴更衣以俟觀者不啻數千里時音樂嘹亮燈火輝煌長橋如虹自空而下登仙者升橋而去莫知所之有一異僧至知其爲妖也授劍以俟須臾橋成僧揮劍斬之有物墜地長丈許如牛舌狀血流滿地莫知爲何既而于溫湯井後石洞中見一巨蟒舌斷而死乃知向者登仙之士皆爲蟒所吞自是妖患遂絕開縣志

榮經縣瓦屋山中無虎豹峨眉僧壽安語予云此山中有獸不知其名類畫圖中之角端遇虎豹則食之而不傷人僧護養之以為此山之衛僧衆相傳以為佛境予聞角端止殺今又聞能除害其瑞在麟上矣漫志之以諗博物者 出雅州志

貞元末資州得龍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臯匣而獻之百姓縱觀三日為煙所薰而死 資縣志

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同上

爲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聲如故試彈于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于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弦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酉陽雜俎

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惡用以浣衣

滕灰汁 同上

朐䏰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

鹽 同上

資州有石方丈走行數訟

蜀後主有桃核二扇每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

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結窠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于常蜜

鍾會克蜀于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死入帳

下王伯昇後渡江刀遂飛水

蜀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以鎮劍口山往往人見光焰後人來求不獲

成都外舍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光則天下寧清如安丈黃巢亂作皆生異煙上屬于天以此卜治亂不差毫髮

孟蜀時軍校張敞得一古鏡濶尺餘光照寝處不施燈燭敞遂珍藏自得鏡訖無疾病

蜀王宗壽得鐵鏡照之不可覩一日忽光彩因見市舍

一青衣小兒小角獨坐令來詰欣然言來以口銜鏡御物尚以還宗尉與之鏡揖而去

續孟昶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名曰鷟衾

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又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新之有天尊形像存焉酉陽雜俎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維摩及瑞異者老相傳云頂有

荊湘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携大聖院安置之太平廣記

合州赤水縣有趙鶯奴者居大雲寺地中初孕數月産一虎棄之江已復孕産一巨鼈已又産一夜叉長尺又棄之復孕數月産鶯奴眉目五官一一皆具自項以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背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于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産不忍棄之及長只

長二尺善入水能操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以捕魚
寧勝爲業每鬬船驅灘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
前輯交易必爲牙保常髮髻細衣民間呼爲遥仰脫
服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匹躍倒撲于地形倮露
人多咲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横臥鞍中若衣
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御乾
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耳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
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乎人 太平廣記
洪武四年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十其一色正白盆

得之于羅鬼國養龍坑北冐霧與龍交而生者身長十
有一尺首高數尺足之高比首殺其二尺有肉隱起
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具脈絡腹至尾閭而上精
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驕勢不近近則作
人立而吼　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
撰祝冊詔有司以牲醪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
高歆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沙上使之遊行死中
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朔月禮于清凉
山壇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

璆璲名飛越姦後命御用臨馬晉臣給其形狀焉

齊建元中沿海郡民田徙所住嚴間常留雲氣有聲響澈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云四月二十四日嚴數裂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鐘一枚又有器名淳于衆人以為神物奉祠之南齊書